

著书人语

吃茶之美

关于我的《不如吃茶看花》

| 周华诚 文 |

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日子开始吃茶。

特殊的三年，哪儿也去不了，只好坐下来吃茶。有时，也在吃茶的同时，用文字记录一点寻常小事。

以前我不懂茶，各种各样的茶说不出个所以然。然而等到三年结束，我已爱上吃茶这件事了。

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。

翻检这些吃茶的文字，长长短短，敝帚自珍，遂集成一册，分为“闲吃茶”“松子落”“无尽茶”“破溪烟”四辑。书名起过许多，最后落在一句家常话上，“不如吃茶看花”。甚好。

我老家方言，是把“喝茶”叫作“吃茶”的。

茶是什么？一定不是饱腹之物，也一定不是解渴之物，可能只是一点日常的消遣。吃茶，并非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。

而你有没有发现，往往是那些忘记

了目的事情，才最有趣。

看花是为了什么？读书写字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就像随便出来走走，结果遇到了沿途的花开，听到了枝头的鸟鸣，时时有不期而遇的欣喜。

在这本书中有一句话，我自己很喜欢：“无心乃有欢喜。”

吃茶的心思，大抵是在茶之外。

这些与茶有关的文字也一样，大多并非是为着某一种目的而写，而是喝着茶时，偶有所感，信马由缰，略无规矩。这样的文字，有时反而留下了一些瞬间的痕迹。

在本书交付出版之后，癸卯年春，在晓风书屋参加一个画展活动，见到宁文先生与友人合作的小画，甚是喜欢。后来想到，能否请到宁文先生的画作为插图。一问，宁文先生欣然相允。

这些画作，为本书增色不少。

六月中，我到西湖边的满觉陇，见到一间觅菽野茶室。满堂花木，景致颇佳。茶室主人相邀，随时可来，随时有一壶好茶、一窗山色。

又有各地朋友，知道我喜欢吃茶，常给我寄赠，分享一点好茶。

有时去外地旅行，只要有暇，当地友人也会带我去茶园或茶山走走。

凡此种种，都是因了吃茶而产生的联结。

然而，即便是吃了这许多的茶，写下了许多吃茶的文字，在我自己，依然是不怎么懂茶。因此，我要声明，这不是一本茶书，而是一本吃茶书。

懂不懂茶都不要紧——不如吃茶，看花。

《不如吃茶看花》，周华诚 著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，定价：59元

上架新书

宁夏人民出版社 68元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、阿舍 著
《阿娜河畔》



长篇小说《阿娜河畔》讲述了在新疆茂盛农场的建设中，以明双全一家为代表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历程。小说多角度、多方位描写了边疆建设的壮阔事业和巨大变迁，以及边疆人民生活的跌宕起伏和亲情、爱情、友情的真挚可贵。阿舍，著名作家，供职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。

西北大学出版社 148元
王子今等著
晋陕黄河左岸的历史与人文
《陟彼山河》



本书系统解读山西沿黄公路一线及其腹地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，阐发揭示沿岸历史人文资源的当代价值和意义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 79元
「英」海伦·麦克唐纳 著，周玮 译
《在黄昏起飞》



作为本世纪重要和有洞察力的自然作家之一，《在黄昏起飞》是一本关于观察、迷恋、时间、记忆、爱和失去，以及我们如何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迷人书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 88元
江弱水 著
《天上深渊·鲁迅十二论》



本书破除了对鲁迅作品的许多陈见，提供了解读鲁迅的新的路径，同时，也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更为精细完整的分析，如鲁迅与胡适的语文观的对比，鲁迅旧诗的艺术魅力的讨论等等。在鲁迅研究已经汗牛充栋的今天，本书多有创见与发明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夜读偶记

人间总有一两风

读彭家河《瓦下听风》

| 张迪 文 |

初次与彭家河的文字相遇，是两年前的事了。那时我刚刚成为一名语文教师，在一次带学生做现代文阅读专题训练的时候，读到了他的《怀念麦子》。一句“没有人听到麦子的叹息”，让我瞬间想起了曾反复歌唱麦子的诗人海子，也勾起了我对这篇文章的作者的好奇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出现在教辅书上、被用作阅读分析材料的文章，很多都不会给作者署名。这篇《怀念麦子》也是如此。好在如今资讯发达，下课后我上网随手一搜，就知道了作者是四川籍作家彭家河，也知道了他有本一纸风行的散文集，叫《瓦下听风》。这个书名和“怀念麦子”一样，周身透着泥土的芬芳，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神。于是乎果断下单。

及至收到书后，读完打头的第一篇《草木故园》，我就莫名地喜欢上了这本书。“比起人丁，乡下的草木已日渐兴旺。”“乡村其实是属于草木的，村民本是不速之客。”这些语句满怀离人的忧伤，同时却也挥洒着属于哲人的反思。在作者笔下，草木显然已不再是单纯的物象，而是上升为兼具意象之美的独特审美对象了。这样的陌生化手法，造就了一种质朴、浓郁而又带有思辨性的诗意，从而带给了我新奇的阅读体验。类似的语句还有：“草木丛生，村庄慢慢退出江湖。”（《远去的村庄》）“这棵空桑，如同我老家大院子里一个个我一看见就已经苍老的长辈。”（《春桑园》）足见作者对故乡的一草一木怀有极深的感情，以致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共鸣体。

我的童年时光，有许多是和祖母在她的小村子里度过的。记得祖母生前曾对我说过，在乡间，终日与草木为伴的，不是人，而是风。彭家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，于是他的散文中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风。“我们村的每一个村民，都是自己村子的‘风语者’。”（《一个村庄的地名志》）“每年夏天的晚上，村里都会刮几次大风，听着房顶呼啸的风声，我不怕房顶上的瓦被风揭走，却怕那些大树顺风倒下来砸到我家破瓦房，于是我不敢



入睡。”（《草木故园》）“其实，每一片青瓦下，都沉睡着一粒怀乡的种子，总有一天，他们会在风中醒来，听听风中的故事。”（《瓦下听风》）“封闭在厚厚的水泥墙里，百无聊赖地想到乡下的风声和风味，只有一声长叹来做最后的总结。风中遥远的声音和淡淡的味道，正如我刻骨的乡愁和莫名的悲伤。”（《捕风者》）读着这些文字，虽然明知道这里的风来自作者的故乡川北山村，但我却分明从中感受到了自己童年时在鲁中平原所吹过的风，不由得感慨作者写出了“人人心中所有，人人笔下所无”。而这，当然应该是拜作者那“刻骨的乡愁”所赐。

说到乡愁，我一向以为，乡土散文的灵魂就在于乡愁。但乡愁也要分个真假——只有那种真的刻骨的乡愁，才会氤氲成好文章。当下满目皆是乡愁，可惜大多属于伪乡愁，由其敷衍而来的文章，往往失之于惺惺作态、无病呻吟，虽然看上去也都算得上面目姣好，但一读之下即令人倒胃。在这种情势下，彭家河的乡土散文可谓“一洗凡马空”。这些散文

显然也都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结晶，但却不见雕凿痕迹，字字句句都清新质朴，有如一壶耐煮的老茶，不惟令人喜闻乐读，还能温暖读者的心肺。个中原因何在？我想大抵是因为他捧出了一颗乡心。正所谓“修辞立其诚”，他这颗乡心的内核，就是这个站在“伪”字对立面的“诚”字。

我们知道，散文大都会带有一定的自传性。书中收入的这类散文有《亮》《远嫁》《出生地》和《染房头》等。读过这些篇什后，我对彭家河的身世有了一定的了解。原来他生于上世纪70年代，出身于农村的书香家庭，祖父是民国时期的师范生，父母亲则靠自己的奋斗早早地成了当时令人艳羡的“万元户”。但他还是在乡下苦苦挨过了二十年，才终于跳出农门，成了一位中学语文教师。再后来，灵性、勤奋和际遇把他塑造成了一专业作家。明乎此，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能写出广受我们中学师生欢迎的大块文章了。

为了向这位前辈同行致敬，也为了提高学生们的语文素养，我曾在课堂上选过好几篇彭家河的散文，读给学生听。后来我才注意到，书中的每一篇散文都附有一个二维码，扫一扫，就可以听到专业朗诵者的朗读。这样一来，我就可以和学生一起静享美好了。比如《怀念麦子》这一篇，就附了三个不同的朗读版本，分别出自李蓉、陶然和暮晚。我曾试图选一个最好的出来，结果发现各有千秋，它们都很好听，也都比我读的要吸引人多了。彭家河曾在书中感慨道：“科技是条好狗。”果然，这条好狗首先就为他的文章提升了传播力和影响力。

当下乡村图景正在消逝，这是作家和读者都无从挽回的。但我们还是要相信，“人间总有一两风，填我十万八千梦。”《瓦下听风》正是这样的一两风，愿它能吹拂更多的书友，以乡愁，以温柔，以散文的美与力。

《瓦下听风》，彭家河 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，定价：56元